

國王數學家的旅遊書寫

潘鳳娟

法國耶穌會士李明與《中國現勢新志》

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出現所謂「中國熱」，對中國這奇異之地充滿興趣。同時期大量有關中國、類似方志性質的遊記（*Relação, Relation*）被出版，例如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 ca. 1638~1640）與安文思的《中國新史》（*Nova relação da China : contendo a descrição das particularidades mais notáveis deste grande Império*, 1688）等書。（註一）這類書籍廣泛地介紹了中國文字、風土民情、歷史地理等等，洋洋大觀，各有其不同撰述目的與特色。

法籍耶穌會士李明在一六九六年於巴黎所出版的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以下：《中國現勢新志》）一書，是法國、教廷與葡萄牙爭奪遠東利益脈絡下的出版

品。身為太陽王路易十四所派遣的第一批法國入華代表、被稱為國王數學家（*Mathématiciens du Roy*）的耶穌會士之一的李明，在其《中國現勢新志》一書中，紀錄了一六八七年

至一六九二年間來訪東方，尤其是中國相關的奇聞異事。此書法文原本出版後不久，在很短時間內，陸續出版了英文、義大利文與德文譯本。法文原本出版後兩年，一六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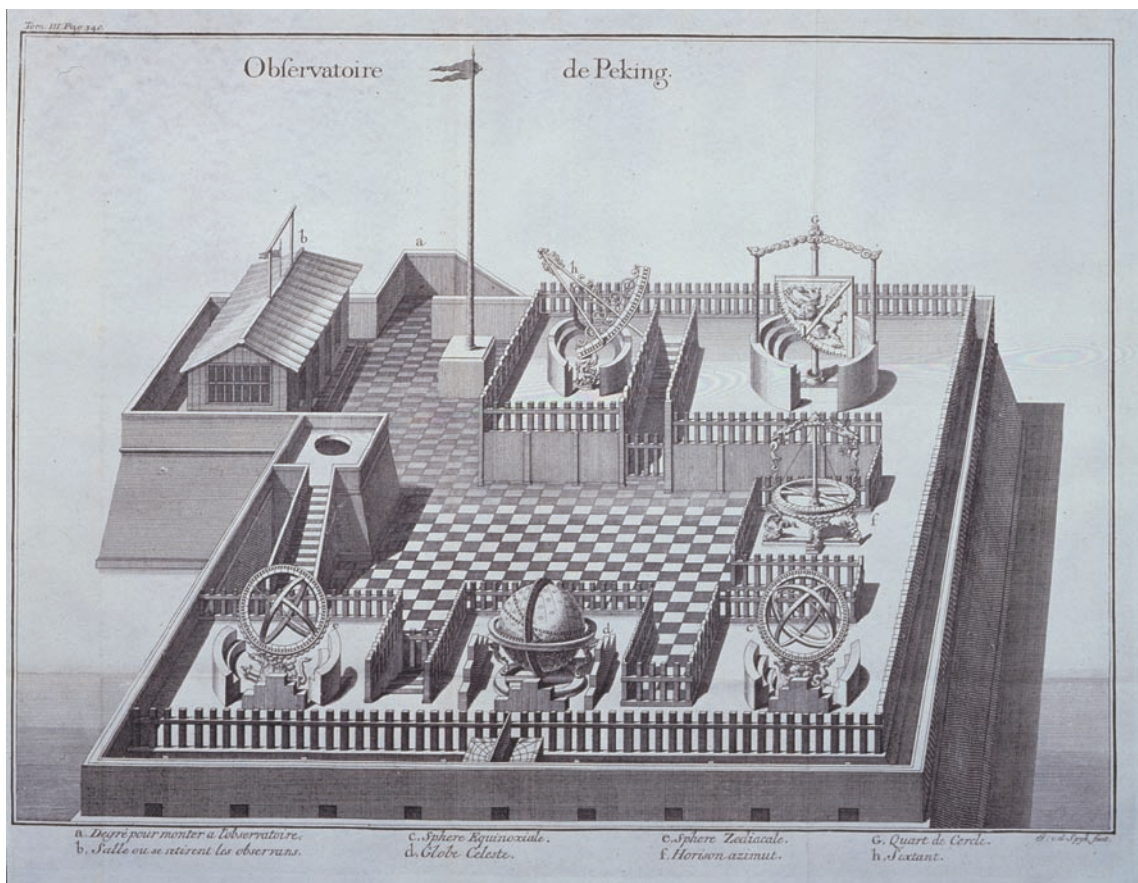
年英文譯本隔海於英倫出版，題名為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前次中華帝國旅遊途中對地形、物理、數學、機械、自然、文明和教會的回憶錄和觀察》）。從此書被翻譯為多種歐洲語言的情況來看，當時顯然有一定的流行廣度。

一七〇〇年，巴黎索邦大學譴責耶穌會的傳教策略，禁止了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禮儀的正面解釋，同時也禁絕相關討論（註二），李明這本辯護性書籍，也跟著沈寂了三個世紀。近年隨著中國崛起，歐美學界對中國的研究再一次蓬勃發展，海峽兩岸的學術圈對近代早期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往來，以及近代早期歐美對中國的研究，重新燃起興趣。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這本中法首次交流的見聞紀錄再度受到注意。此書之現行中譯本題名為《中國近事報道》，乃根據一九九〇年由Frédérique Touboul-Bouyeré編輯再版的法文本 *Un Jésuite à*

Pékin: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翻譯而成，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中心於二〇〇四年出版。這中譯本的出版，或者可以視為歐洲啟蒙時代之「中國熱」在廿一世紀的延續與展現。

李明在《中國現勢新志》的自序中，以旅行者身分發言，將此書定位為遊記，藉由文字，傳達他來訪東方（尤其中國）的所見所聞。他所選定的書名，用「*Nouveaux mémoires*」，似又具備了某種對過去東遊中國的回憶與紀錄，而且，不同於同時期的中國遊記，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採書信體，由十四封致當時法國政治、宗教領域的重要人士的書信所構成。其中寫給政治領袖的如第一封信、第二封信，和第四封信為致國務祕書閣下、公爵夫人、伯爵等人的信；而第三、第九、第十以及第十二封信等，則是致宗教領域的當權者，如主教大人、樞機（紅衣主教）以及懺悔神父等人的信。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所收的十四封信之安排如下：（註三）

第一封信：〈致蓬查特蘭大臣暨國務祕書閣下〉（À Mgr. de Pontchartrain）——暹羅北京之旅。
第二封信：〈致德內莫爾公爵夫人〉（À Madame la Duchesse de Nemours）——皇帝接見及北京城見聞。
第三封信：〈致富爾斯登堡主教大人〉（À Mgr. le Cardinal de Furstenberg）——城市、建築物以及中國最巨大浩繁的工程。
第四封信：〈致克萊西伯爵〉（À Monsieur le Comte de Creci）——關於中國的氣候、土地、運河、河流和水果。
第五封信：〈致外交國務祕書德·托爾西侯爵先生〉（À Mgr. le Marquis de Torsi）——中華民族的特點，其悠久、傑出之處及優缺點。
第六封信：〈致德布永公爵夫人〉（À Madame la Duchesse de Bouillon）——有關中國人生活的清潔衛生和雅致奢華。
第七封信：〈致法國第一重臣、大主教蘭斯公爵大人閣下〉（À Mgr. l'archevêque de Rheims）——中國人的語言、文字、書籍和道德。
第八封信：〈致國務祕書德菲利波閣



清代北京觀象臺 十八世紀初 縱33.7公分 橫4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在其他書信中，對位於北京的觀象臺上各種儀器，以及中國官員、男人與婦女幼童等人物之描繪與插圖之外，李明對中國的農作與蔬果的描述也值得一提。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這裡這麼盛產蔬菜和塊根類菜，這幾乎是老百姓唯一的食物，由於盡是好東西，真是什麼也不能省略不談。」（《中國近事報道》，頁一〇六）他對中國的精緻農業特別讚賞。除蔬菜之外，他特別強調中國還有出產許多歐洲沒有的水

下）（À Mgr. de Phelipeaux）——關於中國人思想的特點。
第九封信：〈致紅衣主教德斯泰大人〉（À Mgr. le Cardinal d'Estres）——論中國政治及政府。
第十封信：〈致紅衣主教布榮〉（À Mgr. le Cardinal de Bouillon）——論中國古今宗教。
第十一封信：〈致國務參事胡耶先生〉（À Monsieur Roullie）——論基督教在中國紮根和發展。
第十二封信：〈致國王的懺悔神父、尊敬的拉雪茲神父〉（Au R. P. de la Chaize）——傳教士在中國宣講耶穌教義的方式和新基督徒的虔誠。
第十三封信：〈致讓松紅衣主教大人〉（À Mgr. le Cardinal de Janson）——基督教新近在中華帝國全境得到皇帝詔書首肯。
第十四封信：〈致比尼翁院長大人〉（À Monsieur L'Abbe Bignon）——我們在印度和中國所做觀察的概述。

整體而言，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一書的內容涉及了氣候、地質、物產、建築、醫學、動植物、語言文字、風俗、宗教等方面豐富的介紹，儘管李明的確有其主觀視角，書信內容確實為歐洲人，尤其法國人，提供了當時少見的有關中國的知識與訊息。雖然李明出版此書的目的是為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工作辯護，但此書其實僅有兩封信討論宗教問題。書中對中國的地理歷史、語言文字，農作生產等均做介紹。這十四封信的安排如果說有所謂的系統和結構的話，大致可以這麼看：其中，第一封和最後一封信，屬於對中國外圍區域的描述，第一封信記錄了從法國經由暹羅到中國的旅程，描述國王數學家一行人遠航東方，從歐洲到暹羅之後的遭遇。包含了航行途中遭遇船難，以及如何從暹羅抵達中國東南沿海最後抵達北京的過程。最後一封論及印度，將法國在遠東的勢力範圍大致描繪。在此範圍之內最大，也是法國派遣國王數學家來進行涉外關係的主要對象為中華帝國。李明從帝國首府北京城獲皇帝接見、重要城市與建築、氣候、土地、農產、運河，到性格特點、衛生習慣、語言文字、書籍、道

德、思想、政治政府和古今宗教等，從內到外，從有形物質生活，到精神面的宗教與制度，詳細介紹中華帝國。最後再以兩封信的篇幅，講述他的同伴在中國工作如何成功，為耶穌會的中國傳教工作辯護。然後在第十三封信：〈致讓松紅衣主教大人〉，高舉康熙皇帝的容教令，大力宣傳基督教新近在中華帝國全境得到皇帝的傳教許可，強化前兩封信所講述的成功事業。此外，李明每一封信的對象與信中內容主軸似乎也有一些文字外的意涵。舉例來說，第一封信的對象是蓬查特蘭大臣暨國務祕書，他在此書出版之前擔任的職務是財務總監與海軍部國務祕書。（《中國近事報道》，頁十九）而第十二封信寫給國王的懺悔神父，內容正是討論傳教士在中國宣講耶穌教義的方式和中國教友的問題。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一書，面面俱到地講述他在中國的遊歷，書中穿插精美圖像。第一幅正是青年英明的康熙三十二歲時的畫像，出現在書封面。畫像下方署名「康熙：中國與韃靼的皇帝，四十一歲，

的手法，拆解三教中的佛道二教先行批判。在第十封信〈致紅衣主教布榮〉：李明對中國古今宗教，即佛道二教，依時間先後，他先針對道教提出的批判，說：「目前，帝國境內主要有兩類迷信思想。李老君是第一類的創始人，他是孔子之前的哲學……這個怪物生存了下來，卻是國家的不幸，不久他就以歪理邪說而名揚天下。但是，他也寫了幾本有益的書，……這是真正的智慧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看來他似乎對三位一體有所認識。他教導說，上帝是有形的，統治著其他神靈，就像國王統治著子民一樣。他沉迷於化學，有人還聲稱老子是化學的奠基人。他酷好煉丹術，相信服丹後可以長生不老。傳人弟子們爲了達到長生不老的目的，紛紛陶醉於這種魔法。不久之後，這樣的邪門歪術倒成了上層人士絕無僅有的科學。人人都怕死，於是都來煉丹，婦女們也好奇地希望延年益壽，開始參與這種怪異之舉，做出了各種大不敬的事情。」（《中國近事報道》，頁二六一）關

於佛教，李明批評道：「中國的第二大宗教比道教更危險，更具影響力，普天之下只信奉一個被稱爲佛的偶像……他說：『空能生萬物，萬物復歸空，這是修行的終極。』」（《中國近事報道》，頁二六二）在李明的筆下，道教彷彿就是煉丹術，甚至陰陽雙修以求長生不老。而佛教因爲在中國影響深遠，而被以空歸結之。這種來自法國人眼光對中國道教的描述，不管正確與否，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他的評論觀點，看出他的立場：一種將道教與西方煉金術作對比的有色眼光。面對中國官方正統的儒家，李明在第十一封信〈致國務參事胡耶先生〉也不假辭色地說：「有必要談一談第三種宗教，它在文人學士中具有宗教、政治和哲學色彩，不知道如何稱呼它爲好，它晦澀難懂，就連中國人自己也一頭霧水。用中國話來說叫做儒教，就是儒生們的宗教……他們所談的神靈好像就是自然，也就是說這種力量，或者說這種自然的法則將產生、組織和維繫宇宙……不知道他們從那個麻木不仁的傢伙那兒聽來的



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果，其中最令他回味無窮的是荔枝，甚至對荔枝乾的描述也令人稱奇，他說：「荔枝性熱，會使人渾身長疹子，中國人使荔枝連皮晾乾，果肉就會變黑變皺，像我們的李子乾一樣，這樣就可以全年食用，一般放在茶中使之略帶酸味，人們認爲其味比食糖的甜味更佳。」（《中國近事報道》，頁一〇三）其實，比李明更早在華的波蘭籍耶穌會士卜彌格甚至出版了《中國植物志》（Flora Sinenis, 一六五六），將荔枝（Li Ci）在內的各種水果、鳥獸與藥草等，搭配精美彩色圖畫，加以說明介紹。（註四）除了蔬果，李明對中國餐桌禮儀與使用筷子的習慣也著墨不少，他提到：「每人有自己的桌子，沒有桌布、餐巾，沒有刀叉、湯匙，菜都是切好了的，用一雙銀筷子就可以夾起來，這是他們統一的餐具，用起來十分靈巧。吃飯總是從飲酒開始。」（《中國近事報道》，頁二三五）基本上，在早期中國遊記的討論中，筷子的描述是一個要點。李明對於飲酒的觀察，也是一個值得注意之處。中國宴

飲場合對酒的注重與法國細細品嚐紅酒的社交方式，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飲酒文化。除了物質性的描述，對中國的一些制度也提出評論，李明認爲中國人改信天主教的兩大障礙是貪財與納妾，他在第十二封信〈致國王的懺悔神父、尊敬的拉雪茲神父〉中說道：「最令異教徒痛苦的是還不是使他們的思想接受這些最晦澀的奧義，儘管這看上去是那麼難。其他因素卻更讓他們停步不前。第一是必須退還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財富，這對商人和大臣來講是一個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我在說服中國人改宗中遇到的第二個障礙來自於該國法律允許實行的多妻制。」（《中國近事報道》，頁三一六。）納妾的問題是耶穌會士初到中國即刻面臨的問題，顯見一個世紀之後，到李明的時代仍然無解。

作爲耶穌會士的李明，對中國的宗教內涵，當然也必須提出評論。他注意到當時儒釋道三教的普遍性，不令人意外地，與利瑪竇等人相似



清 康熙四十年 銅鍍金半圓地平日晷 清宮舊藏 晷盤長14.2公分 寬11.2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 康熙二十年 銅鍍金簡平儀 清宮舊藏 星盤直徑32.1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二年）一書，原是在他受康熙皇帝任命返回法國，一方面招募更多傳教士來華，另一方面為法國人在中國的傑出貢獻向法王路易十四致謝。此書其主要內容是對中國康熙皇帝的描寫，以敬獻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中西輝映。白晉在《中國皇帝的歷史肖像》一書中對康熙皇帝的描繪，採用了一些類比手法，吸引路易十四的注意，例如，他對齋拜事件著墨不少，凸顯康熙之公正與仁慈。這青年康熙的故事與路易十四與紅衣主教馬薩林的故事做了類比。此外也借三藩之亂、面對蒙古噶爾丹的挑戰等事件，述說康熙如何全面組織規畫，平定亂事轉危為安。（註六）整體而言，在白晉筆下，康熙皇帝一方面被描繪為勤於政務、公正廉明、情理法兼具的國家治理者，在一套完美官僚體制的運作之下，全國井然有序。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技術充滿興趣，努力向當朝西方耶穌會士學習西學，不僅是一位對天主教友善，甚至是一位非常接近天主的中國皇帝。白晉這本書出版不

久在巴黎知識圈引發了一些迴響，一六九八年的《學者報》刊登了一篇書評。（註七）一六九九年，此書英文譯本，在倫敦出版，題名為*The History of Cang Hy The Present Emperor of China Present to the Most Christian King*。儘管目前所見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一書所附之康熙像，與白晉《中國皇帝的歷史肖像》中的康熙像插圖近似，無論兩位之間誰先繪製這幅畫像，這兩本書的共同點是：康熙大帝的形象成為重要典範。到了十七世紀末，在這群由太陽王派遣來華的法籍耶穌會士著作中，推崇的核心人物與文化傳統，不再是孔子所代表的文人傳統，而是康熙皇帝與帝國權威。因此，不令人意外的是，雖是傳教士做為中國傳教辯護的書籍，但此書之封面卻不是標示敬獻給天主，也不是敬獻給教宗，而是敬獻給國王（au Roy），也是在國王的許可下出版（Avec privilege du Roy）。法國國王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勢力消長，可見一斑。我們從國王數學家之派遣以及《中國現勢新志》全書內容的安排，其實也可以很清楚

看見，李明已經意識到這種勢力的消長。最終，這被建構的康熙的形象，對後來幾位影響近代歐洲思潮的哲學家萊布尼茲、伍爾夫、伏爾泰等人對理想歐洲統治者以及建構理想君王的形象，扮演重要角色。

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出版後，很快出現不同語言的翻譯，流傳在法語世界之外。當時英國無法直接與中國本土接觸，但對中國的好奇可能不亞於法國。倫敦很快出版了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英文譯本*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一六九八），英文譯本甚至幾次再版，可以想像此書在英國讀者圈中應受到一定程度的喜愛。但是我們從英文譯本的篩選可以觀察出一些端倪。舉例來說，與法文本之封面以中國現況（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以及作者身分國王數學家屬耶穌會的李明神父（Le P. Louis Le Comte,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Mathématicien du Roy）不同，英文譯本的封面標題



亞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教導，認為這種到散佈在物質裡面，製造了各種變化……其著作裡面只是地地道道的無神論，與任何宗教信仰都風馬牛不相及。」（《中國近事報道》，頁二七一）值得注意的是，他表示無法定位儒家這個文人圈中的思想體系，到底應歸屬宗教？政治？或哲學？他認為因為晦澀難懂，中國人自己也沒有結論。但這位法國人卻能為之下定義：「無神論」，這是一個不存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的理論。

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一書記錄時間是一六八七至一六九二年。對入華耶穌會士而言，一六九二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代，因為清朝康熙皇帝在那一年頒佈了天主教自由傳教的許可。李明在第十三封信詳細記錄此事，康熙皇帝也獲得高度讚揚，在往後幾世代，康熙的智慧明君形象成為耶穌會士的推崇核心，而傳入歐洲。李明的同伴之一白晉另撰有《中國皇帝的歷史肖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résenté au Roy, Paris, 1697*）（註五，請參考《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特展》

註釋

1. 詳細書目參見The USF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利瑪竇研究所藏書樓目錄 <http://riccilibrary.usfca.edu/view.aspx?catalogID=7099>（檢索日期：2011年8月5日）
2. Jacques Davy, "La condamnation en Sorbonne des 'Nouveaux memoires sur la Chine de P. Le Comte,'"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37 (1950): 366-397.
3. 信件標題的中文翻譯乃根據李明著，郭強、龍雲、李偉等人譯：《中國近事報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4. 李明所說到中國人以乾燥過的荔枝泡茶，我不確定他是否混淆了荔枝與龍眼（桂圓）。其實，卜彌格在《中國植物志》的圖像部分雖然僅繪製荔枝圖，但在標題部分卻將荔枝與龍眼一起介紹，參見 http://www.haraldfischer Verlag.de/hfv/Digital/Boym/18_engl.php
5. J. J. Heeren, "Father Bouvet's Picture of Emperor K'ang-hi," *Asia Minor* 7 (1932), pp.556-572. 此書中文譯本收入萊布尼茲，梅謙立等譯，《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近期一篇碩士論文也處理了白晉的《中國現任皇帝傳》，請參考邱凡誠，〈清初耶穌會索隱派的萌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分問題〉（臺北：臺師大國際漢學所碩士論文，2011），尤其第四章第三節。
6. 楊保筠，〈白晉和《中國現任皇帝傳》〉，《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譯者的話，頁6-11。
7. 參見J. Bouvet,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Le Journal des Savants* 1698, pp. 246-248.
8. 以下敘述詳見Le Comte, Louis,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Benjamin Tooke at the Middle Temple Gate in Fleetstreet, 1699), The Introduction.

參考書目

1. Semedo, Alvar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by E. Tyler for John Crook,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1655).
2. Martini, Martino,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by the invasion of the Tartars*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Crook,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at the sign of the Ship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54).
3. Bouvet, Joachim, *The History of Cang-Hy, the Present Emperor of China presented to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London: Printed for F. Coggan, 1699).
4. Le Comte, Louis (1655-1728), *Nouveaux me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6), English translation: Le Comte, Louis,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Benjamin Tooke at the Middle Temple Gate in Fleetstreet, 1699).
5. Magalhães, Gabriel de, *A New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 of that Vast Empire*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Newborough, 1688).
6. Jacques Davy, "La condamnation en Sorbonne des 'Nouveaux memoires sur la Chine de P. Le Comte,'"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37 (1950): 366-397.
7. J. Bouvet,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Le Journal des Savants* 1698, pp. 246-248.
8. J. J. Heeren, "Father Bouvet's Picture of Emperor K'ang-hi," *Asia Minor* 7 (1932), pp.556-572.
9. 李明著，郭強、龍雲、李偉等人譯：《中國近事報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10. G·G·萊布尼茨著，（法）梅謙立、楊保筠譯，《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11. 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 曾德昭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台北：五南，2003）。
13. 安文思，《中國新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14. 邱凡誠，〈清初耶穌會索隱派的萌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分問題〉（臺北：臺師大國際漢學所碩士論文，2011）。
15. 吳惠雯，〈晚明傳教士的中國意象—以社會生活的觀察為中心〉（台北：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2004）。
16.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御製曆象考成 1. 日經表 2. 下編（清）允祿等奉敕編 清雍正2年武英殿刊本版框 縱20.4公分 橫13.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原書中的各種插圖，包含各種人物肖像，均未在英文本中重現。例如北京欽天監的各種觀天象的儀器，在法文本中採取逐一獨立插圖介紹的方式，但在英文本僅有一張天文台的全圖。儘管如此，我們可以從這本書的翻譯與流傳演變中觀察到，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英法兩國對東方事務的高度興趣，逐漸凸顯出來，未來將取得的主導性，也在這些出版品的流傳中，現出端倪。

十七世紀的歐洲，對東方，乃至中國相關的知識，充滿好奇。當時的遊記，記錄著大量獵奇式文字，李明再三強調其《中國現勢新志》與同時期遊記不同。我們從前面的介紹中可以看出，不同於陸路的遊記，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一書，尤其第一封信，出現不少航海書寫。一位從里斯本出發，經過非洲沿岸、印度，停泊暹羅，最後再換英國船前來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士，上岸之後對中國的觀察與敘述，這些紀錄對未能與中國直接接觸的歐洲人，提供了一手的資訊。而且，此書也不同于其他航海來東方

的遊記，作者李明不僅以法國國王代表的身分有機會前進北京核心，並從其耶穌會同事獲得諸多一般來東方旅行商旅或探險家無法取得的資料。最後，他的遊記又以敬致法國高階政經宗教等不同領域的有力人士，主題式講述，又與傳統耶穌會士之專注於傳教事業與教廷勢力所鍾愛的主題不完全相同。因此，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這本遊記，就在這歷史的轉捩點上，成為眾多來自不同領域人士，閱讀、翻譯，出版、重印的對象。儘管作者是身為傳教士的李明，他的撰寫目的或者在為耶穌會的中國傳教辯護，但是，書籍在出版之後，顯然是一個獨立生命體。在書籍之出版、再版、被翻譯、重譯和重印的過程之中，不同時代的讀者與之有不同互動，因而產生不同詮釋與效應。這也是這本書籍可貴之處。今日我們在廿一世紀再一次與此書相會，除了觀賞書籍印刷之精美外，也許我們也正與她進行一種精神的交流。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